

朱子語類評

博野顏元著

訓門人類

朱子言朋友來此先看熹所解書

引上迷途吾嘗言但入朱門者便服其砒霜永無生氣生機不意朱子還不待人入門要人先服其砒霜而後來此也痛哉

僕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餘歲終不能入堯舜周孔之道但於途次聞鄉塾羣讀書聲便歎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人把筆作文字便歎曰可惜許多心思但見場屋出入羣人便歎曰可惜許多人材故二十年前但見聰明有志人便勸之多讀近年來但見才器便戒勿多讀書尤戒人觀宋人語錄性理等曰當如淫聲惡色以遠之觀此卷

乃知朱子自賊之原噫試觀千聖百王是讀書人否雖三代後整頓乾坤者是讀書人否吾人急醒

朱子言教人無宗旨只是隨分讀書

會讀書者曾見一人如帝臣王佐否以讀書自誤兼誤少年書生矣此段且增隨分二字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欲誤之乎大學何不言壹是皆以讀書爲本

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

原來張子亦是如此

朱子言今人不如古人處只爭古人記得曉得今人記不得曉不得

誤看了古人

堯舜五臣十亂那個如此

朱子言諸公不曾曉得縱多言何益

豈知曉得也無用

又云只要熟看熟讀別無方法

將聖人方法壞盡卻說看讀外別無方法試觀堯舜至孔子何嘗有個熟看熟讀

一士謂讀書不用精熟不要思維朱子謂此兩句在胸中爲病根

然則孔明淵明覽徹大義不求甚解非乎二子猶是漢晉高人若孔孟之引詩書多隔閡錯誤又何故也朱子可謂千年書笥中迷魂子弟一矣

朱子言求文字之工用許多工夫費許多精神甚可惜

文家以有用精神費在行墨上甚可惜矣先生輩舍生盡死在思讀講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卻堯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不肯去學不肯去習那從討庸德之行那從討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千餘年來率天下

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爲之可謂迷魂第一洪濤水母矣

朱子言釋子之心卻有用處若是好長老他朝夕汲汲無有不得之理

咳說到叢林長老分外精彩且云他無不得之理然則元嘗謂朱子爲手執四書五經之禪僧錢曉城述朱子瑞巖寺詩有三生此地記曾來之句謂是寺僧再生豈過誤哉

朱子言其弟子學道此心安得似長老是此心原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無一日在此上莫說一日並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死至生忽然無得而已

此段把朱門弟子都可想見矣宜朱子之目無一人也子靜說朱子受病在羣雌孤雄豈不信然

朱子言其弟子原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那得工夫說閑話

先生只好說閑話還是不曾汲汲

朱子言其弟子思量一件道理到半閒不界便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

先生濟了甚事盲了自己兩目壞了五百年人才世運耳

朱子言其弟子徒聽某言不濟事須去下工夫始得

先生不曾下工夫令弟子下甚工夫

朱子言學者不成頭項只緣聖賢說得多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卻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既知患在說得多了何不認定一句做去卻更多說乎

朱子言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說便得而今自家如何說終是

友李剛主近語僕云近見宋儒始終本末全與吾儒無干可謂見到矣

朱子言某於相法愛苦硬清癯底人至看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一段

此段予初看甚愛愛苦硬清癯底人做得苦硬底事全不似晦庵語再向下看卻又轉到看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越說越低渠見不好底可歎見好底亦可歎總之文字人只說底文字話便說許多堯舜話終無用也卽如說糟粕無救於饑渴說稻粱魚肉亦無救於饑渴也嗚呼其如此等學何哉其如此等人何哉

朱子言學者不仔細玩味聖賢言意卻要懸空妄立議論又云人好做銘做贊

夫子自道也

於己分上無益既不曾實讀書玩味聖賢言意則終日所說是這箇豈得有新見

自狀如畫不曾說得一句痛癢語不曾做得一截著靠事究竟只是教人

觀宋明已事可爲痛哭朱子胸中妙思口裏快道直如許津津有味試問立朝四旬親民九考幹得甚事吾嘗謂讀書欲辦天下事如緣木而求魚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朱子謂建陽士人做工夫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無昌大發越底意思朱晦菴之昌大發越是張起菴之滿滿實實也嗚呼何日靖此亂根除此疫毒使學人再壯乾坤復治哉

朱子謂在家讀書間斷只是無志若家事如何汨沒得自家須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做多少工夫立箇根腳若往應事亦無害

堯舜孔子總是人世上底聖人總是做人世上底工夫後世雖有書只記聖人之事業工夫以便後世遵法譜籍耳試觀擺脫得過山閒坐一年半歲做工夫還是堯孔工夫否見人便講讀書便問讀書是堯孔口吻否吾

友李剛主近語僕云近見宋儒始終本末全與吾儒無干可謂見到矣

朱子言某於相法愛苦硬清癯底人至看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一段

此段予初看甚愛愛苦硬清癯底人做得苦硬底事全不似晦庵語再向下看卻又轉到看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越說越低渠見不好底可歎見好底亦可歎總之文字人只說底文字話便說許多堯舜話終無用也卽如說糟粕無救於饑渴說稻粱魚肉亦無救於饑渴也嗚呼其如此等學何哉其如此等人何哉

夫子自道也

朱子言學者不仔細玩味聖賢言意卻要懸空妄立議論又云人好做銘做贊於已分上無益既不曾實讀書玩味聖賢言意則終日所說是這箇豈得有新見

自狀如畫不曾說得一句痛癢語不曾做得一截著靠事究竟只是教人

意見橫出讒言微中蜚語流傳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覩語云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最當今患也伏望皇上審事於初既行以斷慎人於始既任以專一切章奏敕部院衙門務從明簡以仰體省事尙實之意是謂省議論比者上下姑息百事委徇摸棱而曰調停遷就而曰善處驟然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務爲操切者也夫徇情順情名同實異振作操切事近用殊伏祈皇上握憲貞度不執乎私情毋紛於浮議是謂振紀綱邇者天子號令概從怠玩伏望敕下部院諸臣奉旨事務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其了然易見不用撫按議處者便據理剖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酌緩急遠近嚴與爲期註銷稽久以違制論是爲重詔令今也稱人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人事不必更考其成儋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以無用見譏大言無當以虛聲叨譽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事而思出位建白條陳累牘連篇覈其本業名實茫然

臣願敕下吏部用舍進退一準功實是謂覈名實皇上卽位元年蠲賦一半國用邊費遂見蕭然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之計民災傷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不支臣謂民貧財盡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當一切停罷仍敕吏部慎選良牧上考必其端潔慈祥者雖有才局止與中考貪污顯著者令所坐贓輸邊自納以爲固圉一助又今風俗侈靡服舍無限豪強兼并賦役不均奸徒欺公侵損冒破錢穀漫無稽實吏胥因而滋奸此皆耗財妨政之大者若敕下戶部講求隄防之術何必索之勞苦之民自憊國家之元氣乎是爲固邦本今事可慮者莫重邊兵不患少也患弱若按籍征求清查影占募補訓練何患無兵食不患不足也患耗損無用不急之費并其財力以撫戰士何患無財將不患不得人也患無以鼓舞之懸之重賞寬以文法何患無將至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守墩堡令民耕收時簡精銳擣其空虛

混之講學先生真不可解

或言格物一項稍支離朱子曰公依舊是計較利害因喻以放船到岸一段

夫子自道也

朱子言學者工夫不是主靜便是窮理一段

主靜窮理先生云只有此二者卻不思二者全與吾道無干堯舜還有做
不盡工夫乎爲甚專專去要和三事修六府周孔還有做不盡工夫乎爲
甚專專去要學習六德六行六藝朱子口說佛者工夫又明引佛者曰十
三時云竟又稱夫子可謂迷惑矣可謂無忌憚矣

朱子言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記然五常之中惟仁爲大人之爲仁者但
守敬之一字常求放心莫令廢惰則雖不能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隨
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

宋人廢盡堯舜周孔成法而究歸禪宗自欺以欺世自誤以誤世者正可於此段想見吾於存學編言靜敬二字正假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此之謂也

朱子言夫子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

先生何爲不說實事只說心不亦與孔子反乎諺云明鏡不照己先生之謂矣

方伯謨以朱子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

當時亦有見其非而不許者亦有厭其學而棄之者只其徒

缺

不肯

如此說

朱子言注釋是博探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多少工夫

咳還不醒真醉夢過一生矣

更可哀

炎言先生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諸書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

朱門去堯舜之道更遠

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

南轅北轍矣

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

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

炎心更頑尙不及方蔡及散去諸公

朱子言窮理事物皆有箇道理云云

嗟乎吾頭又痛矣若得孔門舊道法舊程頭此等俱屬打譚

朱子在郡中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

既知狷即簡如何論語註作一種人此二句解卻不是予有正誤初是人之性

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

豈可作不好

集註文理成就可笑此處

時隨聖人底可逐日照管他留魯卻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

有首有尾亦模糊

加出說字益千里矣

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

總因朱子之學原與吾儒冰炭開口便不是看吾正誤則此等皆夢語矣

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爲足慮

宋儒與堯舜周孔判然兩家自始至終無一相同宋儒只是書生故其學舍直曰書院廳事直曰講堂全不以習行經濟爲事故剛主謂余漳南書院宜仍名習齋堂匾宜去講字予則有苦心也自存學中有性理辨吾不復辨宋儒之誤矣至此段又欲詳辨但限於紙地僅細註一二語見意智者自心會耳

或言外面尋討入來都不是朱子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須在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蓋飢而食卽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

凡事必歸在讀書上先生中書魔矣

朱子言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

朱先生必欲盡讀詩書而思求道理全廢三事三物是又別出一種異端之說也

朱子言人求道理只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今不於明白處求卻求之偏旁處其所得幾何今日諸公之弊卻自要說一種話云我有此理他人不知安有此事只是一般理只是要明得安有人不能而我獨能之事

先生不求之明白處卻求之虛暗處胸中玩弄光景紙上讀解虛文何從討充實光輝今日諸公之弊以下乃程朱兩門通弊也只不認不覺耳朱子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漢儒強似宋儒解書亦勝於宋儒但惜漢儒讀書已差宋儒更差其歎今人一段先生自道也

政和有客同侍坐朱子曰這下人全不讀書

離了讀書先生便無話矣否則執五經論孟談禪

朱子讀解四書五經凡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古聖人爲治爲學爲教成法那一件未見到下手學教只是講讀全不習三事三物矣可見讀講之學全無用

朱子言做秀才須知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如何

案批不對成人在此否云

方始成得箇人

予不得已亦嘗如此與人說亦就時文人且引他觀紀鑑耳朱子便以爲成得箇人則誤矣

朱子言其弟子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道理辟如喫魚鹹不知有芻豢之美又

先生何不自看

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云云且去做好

迷了

讀聖賢之書熟讀自見